

世界文豪书系

屠格涅夫全集

TU GE NIE FU QUAN JI

10

河北教育出版社



屠格涅夫全集

十二卷版

И·С·Тургенев

И·С·Тургенев

屠格涅夫全集

第十卷

抒情诗 长诗 散文诗

刘硕良 主编

朱宪生 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屠格涅夫诗歌译序

朱宪生

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屠格涅夫是以诗歌创作起步的，而终于他的创作道路的也是诗——散文诗。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位大作家的创作提供线索，那就是他的创作始终都与诗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西欧早就有人说他是一位“抒情诗人”、“诗意的写实家”。纵观他的全部创作，他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多余人”或者是“新人”，还是那些“理想的少女”，甚至那些地位低下、处境悲惨的农奴，总是闪耀着诗意的光彩；他所描绘的一幅幅场景，无论是大自然的画面，还是爱情生活的片断，甚至是他信手捕捉的瞬息，总是洋溢着浓郁的诗情。他的创作的诗意化，显然是他的诗人的气质和才情所决定的。

当我们涉足于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便会发现，作家那后来发展成熟的创作个性，在他最初的文学试作中就有所表露。他的诗歌创作，虽还免不了对于前驱的模仿的痕迹，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它们所透露出来的艺术特征，虽还呈现出不稳定的倾向，但却表现出他才能的主要特点。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的诗歌创作曾作过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并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指出了屠格

涅夫的卓越的才华，预示了青年诗人不可限量的文学前程。

屠格涅夫的诗歌创作，是作家全部艺术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特别真实地表露出未来作家对生活 and 自然的感受和思索，记录了诗人年轻的心灵的追求、痛苦和欢乐。这些诗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屠格涅夫的诗歌创作，是一个伟大作家初次踏上艺术之路的试作，它里面留下了未来作家的艺术探求的脚印和创作发展的最早的轨迹，显露出最纯朴的艺术天性和才华的基本特点，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他的创作遗产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艺术道路上的试作

和许多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屠格涅夫的抒情诗主要是描绘大自然风光，抒写个人的内心感受和对生活、爱情、美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诗作嘲讽了生活中的庸俗猥琐的现象。

当年得到彼得堡大学普列特涅夫教授欣赏的《黄昏》（沉思）是一首优秀的作品，也是屠格涅夫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青年诗人面对着神秘的大自然沉思着，他站在湖岸边，“满怀着忧愁和古怪的念头”。黄昏时分的大自然是静谧的，而诗人的心中却不安宁，他在心中谛听着永恒的大自然之声。最后一节诗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

我的心中激荡着不安和惊恐，
我徒然地用目光向大自然询问；
她在深沉的睡眠中默无声息——
我感到纳闷，竟然没有一个造物
能弄清这个存在的奥秘。



屠格涅夫仿佛是用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来表明他对大自然的看法。这种观点几乎贯穿在他后来所有重要作品之中，在他的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中我们多次听到这种“询问”的回响。

《“秋日的黄昏……”》、《秋》、《春天的黄昏》等诗篇把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绘与抒情主人公的内心感受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青年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和描写才能，如这样的诗句：迷茫的山谷中溪水潺潺，/远方传来春雷的轰响，/慵懒的风儿在白杨树叶上/颤动着被捉住的翅膀（《春天的黄昏》）；突然间吹来一阵大风，/就像一群大鸟飞进树林，/在零乱的幽暗的树枝上/不耐烦地发出阵阵喧声（《秋》）。《“秋日的黄昏……”》是一首很动人的诗，外部世界的景象和内心世界的感受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无论是从内容来说，还是就情调而言，这首诗都可以说是屠格涅夫式的：

秋日的黄昏…天空晴朗，
小树林的叶子落个精光——
我用眼睛徒然地找寻：
竟没有一片残留在树上，
全都在宽阔的林阴道上躺着，
静静地、静静地沉入了梦乡，
就像在忧郁的心中悄悄沉睡着
遥远岁月遗留下来的忧愁惆怅。

在描写大自然的诗篇中，值得一提的是大型组诗《乡村》，它与《猎人笔记》有名的首篇《霍尔和卡里内奇》同时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1月号上。从内容和风格看，这组写于1846年的诗与《猎人笔记》中的不少篇章非常接近。这组诗包括九首，其中的《夏日打猎》、《雷雨》、《秋》、《打猎之前》等篇可以说是《猎人笔记》某些篇章的草图，对大自然的精确描绘是这组

诗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真诚而多情的心

爱情诗在屠格涅夫的抒情诗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些诗作大多数都和诗人的爱情经历有关，多半是诗人内心感受的直抒，其中跳荡着青年诗人一颗真诚而又多情的心。有些诗也超越了个人感受的范围而表现出某种哲理。

《致美第奇的维纳斯》可以说是一首爱 and 美的颂诗。它创造性地再现了有关“美、爱和欢乐的女神”的古老传说，歌颂了女神“不朽的美”，表达了青年诗人对于美和爱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诗人后来的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小花》一诗据说是写给平民少女阿芙尔吉娅的。她是一个裁缝，长得妩媚动人，在母亲的庄园里，刚从国外回来的屠格涅夫与她一见倾心，后来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菠琳娜。这件事后来被作家写进了《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经历中。但《小花》这首诗并不是内心感受的抒写，它借用一朵小花的形象，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复杂的感情，最后四行诗似乎表达了一种美学见解：

那该如何？徒然的怜惜！
要知道，它来到世上，
就是为了留下那一瞬息，
在靠近你心灵的地方。

从全诗的内容来看，这首诗已超越了对爱情的吟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穷人》时曾把这四行诗作为小说开头的题词。

在这些爱情诗中，有不少是为达吉雅娜·巴枯宁娜而作的。



达吉雅娜是巴枯宁的三妹，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当在柏林攻读哲学的屠格涅夫来到她居住的普列姆兴诺庄园时，巴枯宁娜欣喜若狂，她早就听见人们谈论屠格涅夫，对他满怀倾慕之情。当这位学识渊博、才智过人的大学毕业生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感到她理想中的爱人到来了。屠格涅夫也对她怀有好感，和她一道散步、交谈，讨论各种哲学问题。后来，她不顾习俗，在信中首先向他表白了爱情：“您跟任何人去说吧，我爱您，我不惜卑躬屈膝，亲自把我自作多情的爱、把我这不受欢迎的爱奉献于您的脚下，让人家去指责我吧。”这大胆的表白使屠格涅夫大为窘迫，他对这位比他大三岁的巴枯宁娜怀有纯真的友谊，但并未真正地爱上她。后来人们把他们这种关系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可是这位少女的热烈感情在屠格涅夫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把手伸给我吧”》、《“当我和你分手时……”》、《涅瓦》等一系列抒情诗中，诗人表现了自己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感情波澜。

屠格涅夫终身未娶，从1843年起一直到逝世，他始终对法国著名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保持着友谊和爱情。他后半生飘流在异国，追随着维亚尔多夫人的足迹漫游在欧洲，后定居法国，在她的家旁“筑起一个小巢”度过残生。而她也对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关心和支持他的文学创作事业，为他抚养和教育惟一的女儿薇琳娜，在他弥留之际，还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屠格涅夫在1843年与维亚尔多夫人结识，就对她满怀崇拜和仰慕，可在早期的抒情诗中，献给她的却只有这首写于1843年的《“我为什么要反复沉吟悲凄的诗句？”》：

我为什么要反复沉吟悲凄的诗句？

为什么每当夜阑人静之时，

那热情的声音，亲切的声音，

便禁不住要向我身边飞驰？

为什么？不是我在她的心里
点燃起无声息的痛苦之火？
在她胸中、在她痛苦的哭诉中
发出的呻吟不是为了我？

那为什么我的心儿
这样疯狂地朝着她脚边靠拢？
就如海浪喧腾不息地
向那不可企及的岸边奔涌……

屠格涅夫在逝世的前一年（1882年）写了一首散文诗《留住！》，据说也是献给维亚尔多的，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正是它——无人不晓的秘密，诗歌、生命、爱情的秘密！
正是它，是它——永生不朽！再没有其他的不朽——也不需要，
在这一瞬间，你是不朽的。

这一瞬间将会过去——你又成为一撮灰烬，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但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瞬间——你变得崇高
了，你超越于一切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之上。你的这一瞬间永
在。

留住！让我也加入你的不朽之中吧！让你的永恒的阳光也
映入我的灵魂里来吧！

比较这两首相隔四十个年头的献给同一对象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前者表现了一种急切的痛苦的心绪，后者却近乎于一种哲理的概括；前者是感性的、热烈的，其中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激情；后者是理性的、冷静的，其中浸透着一种美学思想。这两首都是为同一对象而作的但内容和风格却大不相同的作品，似乎可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作为诗人的屠格涅夫的感情历程和艺术风格的变化。

屠格涅夫还写过一些谣曲。这类作品其实都是些小叙事诗，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主人公大都是些传奇式的人物，性格豪放，具有反抗和冒险精神，如《叙事曲》、《偷》、《费佳》等作品。这类作品并不注重人物的经历和音容笑貌，而只是粗略地勾画出情节的轮廓，通过富于传奇性的故事本身传达出某种朦朦胧胧的情绪。另一些诗作在形式上也类似于谣曲，却无浪漫情调，而具有一定现实性，同时还带有某种讽刺色彩。《老地主》写一个地主临死前的忏悔；《这样的人有许多》写的也是地主，只不过用的是第三人称，讽刺性也更为强烈；《末日》写的也是同一类人物。这些作品显示出屠格涅夫艺术探求的一个方面。

不满中的自嘲

可以列为政治抒情诗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有《人群》和《自白》。这两首诗对了解青年屠格涅夫的思想有一定价值。

《人群》一诗的副标题是“献给维·格·别林斯基”，写于青年诗人与别林斯基结识的1843年。虽然青年诗人对别林斯基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他未必能真正地理解这位伟大的批评家。所以，这首诗与其说是献给别林斯基的，毋宁说是青年诗人思想的自我表露。在青年诗人看来，虽然“人群”是“强大的”，但是它“只知道吃喝”，诗人写道：

在你面前我能俯首鞠躬，
但要爱你——我却不能够。
我不为你流一滴眼泪，
也不想从你那儿期待幸福。

.....

对人群的赞美我不惊奇，
对人群的嘲笑我也毫不在乎……

这种并非别林斯基所有的超然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孤傲实在是屠格涅夫本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一方面反映出青年诗人对现实不满的态度和苦闷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拜伦的影响。众所周知，拜伦对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创作中表现得很清楚。屠格涅夫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接受影响的方面和程度上却因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受到拜伦的自由思想和斗争精神的影响，而对当时一度“盲目模仿”（屠格涅夫语）拜伦的青年诗人来说，却多少接受了拜伦笔下的那些“孤独的反抗者”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屠格涅夫的抒情诗中也能够听到一些“拜伦式的英雄”的语言。

写于 1845 年的《自白》这样描述了 40 年代的部分俄罗斯青年：

我们像坟墓一样冷漠，
我们像坟墓一样冰凉……
那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徒然在我们身上蕴藏。

在青年诗人笔下，“我们”“习惯了无聊的痛苦”，善于“模仿别人的智慧和知识”，而“我们之间像野兽一样陌生”，“我们不满意我们的遭际，但我们顺从命运的旨意”，因为“无论怎样去反抗命运，它的法律都无法打破”。这首颇有些莱蒙托夫风格的诗作清楚地表现出屠格涅夫对当时一部分青年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批



判。其实，青年诗人自己就是属于这一部分青年之列，所以诗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批判中无疑包含有诗人的自嘲和自我批判。

屠格涅夫早期的抒情诗的题材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的题材，美、爱情、黄昏、月夜、树林、小河等都是他喜欢歌吟的对象。有些诗作也包含有某些现实主义因素，但只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其中主要的还只是“对俄罗斯生活的暗示”。在少数可以列入所谓“政治抒情诗”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到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批判。但总的说来，青年屠格涅夫基本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抒写的题材还不够宽广。

从形式上说，屠格涅夫早期的抒情诗表现出诗人积极的探求精神。这些早期作品的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在形式上却呈现出多样化：哀歌、献辞、颂诗、讽喻诗、谣曲等等；诗的韵律也是多样的。这些作品，有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统一，是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有的却并不很成功。这些作品好像一串串多少有些零乱的脚印，显示出青年诗人在踏上文学道路之初艺术探索的轨迹。

屠格涅夫早期的抒情诗，自然很难说得上已经形成了风格，它们表现出多种情调，有的热烈，有的平和，有的带有讽刺意味，有的还不无幽默。但较突出的一点是，不少作品都带有一种忧郁哀婉的色调。尽管我们从中能够发现某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痕迹，但作家后来发展成熟的被福楼拜称之为“迷人的忧郁”的艺术风格，却是从这种忧郁哀婉的情调之中脱胎出来的。

屠格涅夫早期的抒情诗，在他整个创作中所占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但这些最初的文学试作却极为明显地表露出作家的气质、个性和才华的特点，如敏感、多情、真诚、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诗意、对大自然有深切的感受力、对人的内心世界怀有莫大的兴趣、善于把淡淡的讽刺和幽默结合在一起，等等。青年诗人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能够敏锐地捕捉

到社会生活中的新人和新事物，能够成为探索人的心灵奥秘的心理大师和描绘大自然的圣手，是他在忠于自己的个性和才华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和努力的结果。此外，早期的抒情诗中也显示出青年屠格涅夫熟练地驾驭俄罗斯语言的能力，明快、简洁和准确是早期抒情诗的显著特点。屠格涅夫后来能成为一名语言大师，得力于他在创作之初便选用诗歌这种“高级形式”作为锤炼自己的语言的熔炉。

才情初露的《帕拉莎》

在写作抒情诗的同时，青年诗人还创作了四部长诗：《帕拉莎》（1843）、《交谈》（1845）、《地主》（1846）和《安德烈》（1846）。比起抒情诗来，这四部长诗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青年诗人不满足主观情感的抒发，他开始叙说故事、塑造人物；他也不限于歌吟美和爱情，而把他的笔触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去描绘乡村的风俗；同时，他也采用长诗的形式，继续抒写政治抒情诗中的主题，表现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

1843年，青年屠格涅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诗——诗体短篇小说《帕拉莎》。在这以前，他还只是写了一些短小的抒情诗，严格地说，作为一个诗人，他还未真正起步。可以这样说，青年屠格涅夫是带着他的《帕拉莎》登上诗坛的。

《帕拉莎》问世时，俄罗斯诗坛是沉寂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相继去世，柯尔卓夫也已离开人间，但别林斯基并不认为俄罗斯诗歌已经凋零、死亡，而“只是像平常那样入睡了”。他说：“它有时会醒来，向我们讲述它做的美梦——直至俄罗斯出现新的诗人为止。”批评家对《帕拉莎》的评价很高，在专门为它写的一篇短文中指出：“前两天，彼得堡出版的这一小本平平常常



的‘诗体小说’，正是俄罗斯诗歌醒来片刻所讲述的美梦之一。它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批评家认为《帕拉莎》“不仅是用优美的诗句写就的叙事诗，而且是贯穿了深刻的思想、充实的内容，既有幽默、又有讽刺的好诗。”

《帕拉莎》的情节很简单：地主的女儿帕拉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了她的邻人、青年地主维克多，纯洁的少女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维克多到她家做客，也讨得了帕拉莎双亲的喜欢。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两位老人故意避开他们，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在帕拉莎的真挚的爱情的感召下，冷漠而又玩世不恭的维克多也动了情。最后他们结了婚，在乡间过着平庸、懒散的生活。

诗体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帕拉莎是一个热情、纯洁、有个性的姑娘，在她身上温顺和刚强结合在一起，诗人把她比作“一块天鹅绒和一块钢”。她爱读书，爱读马尔林斯基，同样地也爱读普希金。她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一样，向往着爱情。与年轻的猎人维克多的初次邂逅，在帕拉莎的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波澜，于是她热切地盼望他们的再次会面。在与维克多的交往中，她热情、真诚和坦白的态度感染了冷漠的维克多，使他的心里也产生了美好的感情。然而帕拉莎终究还是不幸的，她虽然与维克多结合了，但这个平庸的地主却配不上她的爱情，她把一颗纯洁的心交付给这样一个纨绔子弟，这朵美丽的花朵便在那空虚无聊的环境中枯萎了。

帕拉莎的不幸的根源主要不在其性格本身（自然她也有轻信和不够沉着冷静的一面），而在于那个平庸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只能造就出维克多这样的人物来，帕拉莎注定了要把自己青春的希望和幻想埋葬在这种生活中。在故事的结尾，青年诗人怀着一颗惆怅的心，一再为帕拉莎的命运感慨不已：

谁也不能说她是个十分幸福的姑娘，

她会一连几个时辰叹息不停……

我很怜惜她……或许，假如说，命运

引她走上的是另一条——另一条道路，

然而命运，谁都这样认为它一向残忍……

帕拉莎是屠格涅夫创造出的第一个动人的少女形象，在以后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中，屠格涅夫相继创造出一系列这样动人的少女形象，被人们称之为“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在世 Q 界文学中，屠格涅夫素以创造少女形象著称，而作为第一个较为成功的少女形象，帕拉莎在屠格涅夫的女性画廊中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地位。

与帕拉莎相对照的诗体短篇小说的男主角维克多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很有钱，曾在军队服过役，一生靠别人的头脑使自己聪明”。他到过国外，带回来“一大堆徒尚空谈的言词和数不清的疑问”。他“仪表堂堂，自在而且潇洒，并且天生一颗虚荣而冷酷的心”。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来。他像奥涅金一样冷漠，但又缺少奥涅金的热情。他虽也是一事无成，但在禀赋上要远低于奥涅金。他最后娶了帕拉莎，“胖得有点儿古怪”，走上了普希金给连斯基设想的第二种前程：“……结了婚，吃喝、烦闷、发胖，最后在自己的床上死去。”维克多这个人物的创造，表明屠格涅夫很早就开始关注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尽管这个形象中还有某些模仿的痕迹，但这个形象的创造，为屠格涅夫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创造出“多余人”的新典型奠定了基础。

爱情长诗《安德烈》

写于 1846 年的《安德烈》可以说是《帕拉莎》的姊妹篇。



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主人公安德烈是一个善良、软弱的青年，他曾在莫斯科服务过，但很早就退了职，回到他父亲的老家——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起初他喜欢一个人独处，后来开始与一位邻人交往，不久便与邻人的妻子杜尼亚莎相互倾慕，但他俩人都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种无法实现的爱情给安德烈和杜尼亚莎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们常常在一起默默相对，或者是长吁短叹。后来，安德烈忍受不了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痛苦，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离开了这个地方。从此以后他便在异国飘流。三年以后，在意大利的米兰，安德烈突然接到杜尼亚莎的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在信中，她向他倾诉她的爱情和痛苦……

比较起《帕拉莎》来，《安德烈》更加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安德烈诚实、正直、善良而又软弱，他不会欺骗自己，更不会欺骗别人，同时还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帕拉莎》中的维克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脱胎于奥涅金，也可以说是对于奥涅金的一定程度的模仿。然而安德烈却是属于屠格涅夫自己的人物。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阿霞》中的恩先生、《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以及《烟》中的李特维诺夫，或者说这个人物中有屠格涅夫自己的影子。如果说屠格涅夫善于创造那种感情真挚、心地高尚、善良但性格软弱的男子的话，那么安德烈便是这类人物中的第一个，其他人物则可以说是在安德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是在帕拉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但长诗的女主人公杜尼亚莎的形象却显得有些模糊，缺乏帕拉莎那样的性格力量。

别林斯基在读了《帕拉莎》之后，曾把屠格涅夫看作可能继承莱蒙托夫诗才的少数人之一，他甚至也像称呼莱蒙托夫一样，把青年诗人称作“时代之子”。诚然，《帕拉莎》对俄罗斯生活的某些侧面作出了一定的反映，别林斯基以其敏锐和深刻，对这部作品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作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批评的奠基人，这

种评价在我们今天看来与其说是对《帕拉莎》本身的客观评价，不如说是对《帕拉莎》的作者的一种鼓励。其实，《帕拉莎》所写的只不过是俄罗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或片断，它至多是暗示出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它里面有《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影响，但在思想内容上远没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深厚。也许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别林斯基有意想把他所欣赏的有才气的青年屠格涅夫引向“自然派”，鼓励他去描写当代现实生活，因而对《帕拉莎》中包含的现实主义因素着力“阐发”。事实上，屠格涅夫在别林斯基的鼓励和引导下也的确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主义。但后来别林斯基也认为，他当时对《帕拉莎》的评价是过高了。

然而，别林斯基在读了《安德烈》之后，却认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品，因为这是一部恋爱小说，描写爱情并不是作者天才本份的事”。事实上，从屠格涅夫的创作道路看，可以说描写爱情正是作者天才本份的事。后来，别林斯基的继承者之一杜勃罗留波夫就称屠格涅夫为“理想的女性之爱的歌唱家”。屠格涅夫善于把对当代生活的反映与对爱情的描写结合起来，特别是善于通过爱情来考验他笔下的男男女女，这是为他整个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自然，别林斯基没有能够看到屠格涅夫后来的一些重要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和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也许会纠正这个论断的。另一方面，批评家在当时正为确立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文学作品的社会性是他特别重视的，凡是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作品，哪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作品，他都力图提到现实主义原则的高度上去加以阐发，而对他颇为欣赏的青年屠格涅夫更是如此。这种苦心和努力是可敬佩的和应该加以理解的。相反，对于任何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批评家都竭力纠正和反对。《安德烈》和《帕拉莎》尽管是属于同一类作品，但前者的社会背景却更为模糊，特别是《安德烈》与得到批评家赞扬的、